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

宋 胡仔 撰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  
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  
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

誰搗顙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益兔目官枕小甚  
奇麗如少陵木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苕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  
髻半枕檀轆轤伊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  
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  
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鴟色翠滑寶釵簪不得香風爛  
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髮髻歌不斜雲裾數  
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

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夢寒鮎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  
髻轆轤初轉欄杆鳴玉伊啞驚起眠鴨凝煙舞鸞翻鏡  
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  
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釵  
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階含情  
不語笑折花枝戲

茗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  
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衾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

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  
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  
迨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  
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  
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  
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

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鰲  
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  
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  
激發人意及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  
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  
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  
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  
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  
賀歌詩為之叙未成間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  
見託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  
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為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  
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  
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匣中矣公大  
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  
所叙賀歌詩纔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

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  
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  
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  
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  
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  
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  
止人哭侍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攷之新唐史



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刪去白玉樓事  
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  
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  
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贇皇

詩說雋永云贇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  
奇石剪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關地多得之刻  
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

云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苔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牕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為偶已為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益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茗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  
笙曲終却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  
雲輶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裊天風吹珮環  
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  
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  
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

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  
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苕溪漁隱  
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稍短垂楊  
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細細麴塵波然  
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  
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  
塵為麴塵其說非是

苕溪漁隱曰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

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  
此數語能模寫奕碁之趣夢得必高于手談也至東坡  
觀碁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  
東坡不解碁不究此味也

苕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  
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予嘗舟行苕  
溪夜聞舟人唱吳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  
豈非夢得之歌自己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  
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為始于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  
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  
五日為屈原投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楫拯之至今  
為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  
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  
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

此起夢得蓋以此為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嘗苦蛟龍所竊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絳絲繫縛之二物為蛟龍所畏東坡嘗作皇太后閣端午帖子云翠筒初室楝簫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鑒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蓋取吳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

益同徐堅集初學記引筠此記乃作棟葉豈傳寫之誤  
邪東坡之意益謂棟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  
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棟葉已有諫院之名  
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興為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  
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置署凡有封奏人  
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蠶山鄭玄刪注



詩書栖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  
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  
頽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  
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  
德星堂何文顯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  
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予嘗問人有泉州南安縣佛  
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  
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

水歷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  
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  
皆金陵故事與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  
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  
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芥  
撫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

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  
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  
青瑣摭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  
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  
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  
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  
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

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  
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  
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  
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  
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  
撫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  
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撫遺此事以證  
烏衣巷是信其說為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

存之以俟考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鴈也春分玄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茗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隴闢一山路路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斲之曰見鶯燕

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撫遺  
之說為非也半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  
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益不知  
此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三

宋 胡仔 撰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  
為天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曾為益州刺史有所  
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  
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釁不



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  
病發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  
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為夭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  
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  
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嶺再謫龍川既至廬於城

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  
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祖有簡冊乃得樂天  
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  
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  
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  
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  
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

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邪然樂天每間吟衰病發於詠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間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為辨之苕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考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

西觀察使居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  
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為詩云昨夜新  
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為春  
光總屬伊開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  
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  
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  
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  
中二年或謂此詩為偽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考之

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叅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

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為蝦蟆陵事出黃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為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為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

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為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茗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真則玄真子家風也

脞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  
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  
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旦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  
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  
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  
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  
辭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樞月落潮平是去時苔  
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



嘶腰裏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  
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  
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  
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  
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見續神

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  
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

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驄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為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為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薇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雖以為戲亦當

金史卷之八  
時實事也

卷十三  
茗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  
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  
古色長青塵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  
或倒用其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  
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  
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  
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為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予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  
洩漏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諸公應  
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  
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種竹開窓東通  
騎省與李常侍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後作窓  
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苔溪漁隱曰  
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頭伴相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酌  
酒小窓中深院晚無日虛簷畫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首

紫垣東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為之後數日取食此餅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漫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

種心惟有詩魔除未得每逢風月一哦吟又云人多有  
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  
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  
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漫錄云思竹窻詩云不憶西窻松不憶南園菊惟  
憶新昌居蕭蕭北窻竹又題沈子明壁間云不愛君池  
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  
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  
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  
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臯雜錄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  
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  
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  
人多祖述用之也

綱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  
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  
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  
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之事又曲名喜遷鶯  
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  
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  
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



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  
是真得毛詩之意荅溪漁隱曰涪翁和荅元明詩云千  
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然自  
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為時碩儒尚猶如此餘何足怪邪  
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為萱草出谷遷喬  
為黃鶯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詩言焉得  
芳草可以忘憂植之於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  
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

非鶯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憂與禽經稱鶯鳩嚶嚶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荅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又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真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詞語益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

截曉悟於人也予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  
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是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  
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  
死不驚忙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  
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  
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  
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惻深如海世事難齊亂  
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  
語未易及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四

宋 胡仔 撰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杯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杯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

杯杯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杯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哀字駱賓王為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正用漢史語此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千古腐儒騎瘦馬瀟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集

韻上平聲並出一杯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杯為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上一杯亦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為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為文章一厄語為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玉谿生

苕溪漁隱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厄霜天白菊滿堦



坼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苜  
蒿空教楚客詠江蘼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  
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  
絢有韋平之拜沒疎商隱其後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  
題此詩絢覩之慙恨局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  
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  
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絢以為忘家之恩放利偷  
合謝不通絢當國商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

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  
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  
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  
何邪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閑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  
又云南屏老宿間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  
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  
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

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  
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  
無奈婆婆又滿輪綳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  
瑩篴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  
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瑩篴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  
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

騎省為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  
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  
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  
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  
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闌腰肢不須看盡魚龍  
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  
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  
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  
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  
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搥鼓也  
禰衡作漁陽摻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  
蕭白日暗淑歎服鍇常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  
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  
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  
後漢杜篤人都賦云熒康居灰珍奇椎鳴鎬釘鹿蠡商

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祇箇震懼遽請厭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緗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為漁陽搥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躡地來前躡鼓足跣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搥撾而去至今有漁陽搥撾自禰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廿反後諸文人多同用

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搥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是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參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搥者音七鑒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搥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搥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搥搥一也故或用搥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搥鼓

也以其三過故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  
漁陽摻時無襴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  
衡過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  
如操弄摻談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  
散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為曲名明矣所  
謂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  
宋景父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舠遠潤逼漁陽過摻遲  
又送李冀州詩云征輦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鄴下才



皆以去聲呼之但慘字從人為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  
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感額  
無言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尤存之蓋已  
前傳出者

苕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  
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

人未免被他哀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

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庭拜為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茗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

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  
除烏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  
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  
人惟用一律然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是當年  
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  
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

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金章云望夫處  
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  
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邪苕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  
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  
藝苑雌黃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  
於正色李庾西都賦云建金雞於伏內聳修竿而揭起  
王建宮辭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  
紫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

赦大辟得寬賒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赦  
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  
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  
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  
載此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  
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膺  
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為  
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闕門

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究其旨  
蓋西方主允允為澤雞者異之神異為號令合是二物  
制其形揭為長竿使衆人覩之也據談苑所云皆十六  
國時事而紀原以為起于唐亦誤矣又按秦京雜記云  
大赦設金雞口街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  
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茗溪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

即若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  
宮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繪閣花催喚打漁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  
花蕊之詞工王建為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  
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聞吹玉殿  
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  
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



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  
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  
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時紉  
角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  
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  
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  
言誤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至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

宋 胡仔 撰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  
歛歛落寒汀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益用  
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營溪漁  
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

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  
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  
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  
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  
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  
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

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脂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茗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選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聞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

不世情益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召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  
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  
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  
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  
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  
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茗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研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



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悲  
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  
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  
有閼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  
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  
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  
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  
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

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于堦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苔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  
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  
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  
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  
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  
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  
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

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間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顏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

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  
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  
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  
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  
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  
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  
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媛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有  
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  
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為唐風集焉荀鶴與張  
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  
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  
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  
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

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為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

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為留守更新之  
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  
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獲大田歌滯穗  
訟消羣枉聞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間興亦長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  
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  
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未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



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窓裡日光飛野  
馬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  
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  
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  
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鸞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  
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  
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召溪漁隱曰致元醉者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為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宜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

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  
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  
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  
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  
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  
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詒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閒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又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

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  
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  
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  
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  
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六

宋 胡仔 撰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  
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  
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  
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

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荅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  
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  
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  
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  
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  
凡也

茗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  
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



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  
功高為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  
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  
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  
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  
靜啣泥起蜂喧抱葉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  
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  
雪云落鴈迷沙渚鷺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

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  
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  
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襟裾鶯鄰里斷牆  
啞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  
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  
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  
云竇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  
嶺間獨立衡門秋水濶寒鴉飛去日銜山又南游感興

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  
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  
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  
野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  
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  
曰浯溪銘畧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葢

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浯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

烟閣而此碑乃作戰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苕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隨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

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闔為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  
清潔宇欲挽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為意乃獻  
詩求去云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  
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  
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  
圖南復蹈襲而為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  
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

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  
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  
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  
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  
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  
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  
閒慙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

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  
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  
為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  
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  
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  
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為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



人各賜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  
紅葉相示乃曰事宜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  
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  
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  
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  
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  
記畧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

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叅軍也嘗為某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以資玩戲况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叅軍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贗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為叅軍然則戲弄叅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叅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弄

為叅軍邪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  
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為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  
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冥上蒙  
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  
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苦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為揚州倉曹叅軍遂家  
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

相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  
歉人相食播掇斂不少袁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  
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頗厭之  
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  
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  
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  
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  
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

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  
作詩云饑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  
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筓胡為二十年記憶作此  
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  
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  
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

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  
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  
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  
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  
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  
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  
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

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崑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

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為歐公之誤其果然邪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為君



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  
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卧簟覺新秋礙冠門柳長驚  
夢院鶯啼遊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  
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為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  
輔為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集  
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墓山  
下其好賢尚義為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  
得知蓋唐宣政殿為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  
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  
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  
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  
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  
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  
降參用伯制虛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

心腹况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  
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  
數枝至京師其葉蔥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  
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  
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  
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  
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  
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

宋 胡仔 撰

唐人雜紀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負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於叢話前集載

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  
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水青嶂迤邐僧家園舍香珥  
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  
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回  
嶼三山轉舟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蹀躞絢砂步大旆錯  
綜輝松門樛枝競驚龍蛇勢折榦不滅風霆痕相重古  
殿倚岩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同傷楚虞帝魂多情思  
遠聊開樽危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

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忍復感  
激論元元又東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  
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  
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苕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  
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  
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  
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

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  
閨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  
落日有餘暉魚浦水風急龍山煙樹微時聞沙上雁一  
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天景亦  
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  
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蘓  
為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  
謝玄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  
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  
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  
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  
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  
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  
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為八卷號為最完然如牛羊下山  
小煙火隔雲深烏道掛踈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  
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  
句皆當時相傳為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  
風最先棟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棟花開後風光好梅子  
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

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為費禕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珪為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黃鶴返憇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憇此者也梁

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黃鶴騰空渺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言諱也不知伯理何以為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為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為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

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為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考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間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嚮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

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  
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  
持歸包裹敝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閭里來觀已變遷  
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  
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  
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匯  
為大灣郡人傳以為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煙波村今屬

漢陽縣按鄴元注水經最為詳洽而求所謂煙波江者  
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邪余謂圖  
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  
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  
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邪

苕溪漁隱曰撫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  
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  
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

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  
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  
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  
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  
得非撫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  
二聯即席所作並為佳句其傳於後世者恨不多見之  
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郾伯作妓人出  
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



難留世便是蓮池不染身  
貝葉乍翻迷錦字  
梵聲初學誤梁塵  
從今艷色歸空後  
湘浦應無解佩人  
湘山野錄乃謂本朝國長公主為尼  
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  
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  
陳彭年作詩八句  
今考其詩與楊卹伯所作一同  
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  
一句為異  
豈後人改卹伯詩而托以彭年之名  
文瑩不復考之邪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  
深閨乍冷開香篴

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  
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葉搗秋砧  
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  
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容執牙尺  
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  
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  
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  
篇尤談詭也

苕溪漁隱曰裴說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苕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為綺麗靡花間集可

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  
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  
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  
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  
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八

宋 胡仔 撰

羅隱

藝苑雌黃云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  
是奸人即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  
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

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  
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  
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  
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  
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為傳記  
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

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托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  
又復填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為誠是也故小說載高  
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  
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  
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  
某借兵馬併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  
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

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  
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常禁止淫  
媾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  
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苕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  
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  
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



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  
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  
木轉黃鸝僧惠崇為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  
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  
可軒渠一笑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  
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紀

苕溪漁隱曰裴處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  
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  
畧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為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  
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  
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  
二詩並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  
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  
古詩為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

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為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

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於館  
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  
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圖中題此詩後四  
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談諧敏給善為諷辭元宗賞花後苑  
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

進詩曰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  
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  
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問詎諧曰曾遭寧戚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  
更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  
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  
寫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  
兒拚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

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  
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岬至  
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  
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  
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慚  
之俛首而過苔溪漁隱曰緇素雜紀云楊文公談苑以  
苑中咏牛詩及皖公山詩為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  
二詩為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

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  
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  
明廬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為何處  
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謚號元  
宗細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感化善於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  
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

輒悟覆杯嘆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啣壁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紗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萋萋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色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賚感化甚優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為勝景先張祐吟詩有僧歸夜船  
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咏云山載  
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  
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  
苕溪漁隱曰張祐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  
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  
朝市終日醉醺醺祐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  
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

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銜如此尤可嗤也

藝苑雌黃云絳素雜紀載江南野錄云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為太學生以善辭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為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于建陽疑為之系

出於洪非出於淹為工於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  
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梅檀閣醉倚王家  
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傅  
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留  
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  
居流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寃氣上迷星斗昏臺榭  
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雲寒  
古寺門苔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為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為

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  
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傲肆自謂  
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為怏怏不能自  
已欲東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  
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為詩有富貴之語及為後以讒  
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為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  
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

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  
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觀  
劉涇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為詩  
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  
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  
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  
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  
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笈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九

宋 胡仔 撰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琰占已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為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

初九方潛鱗嘗因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庚大橫兆警  
咳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為  
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  
文懿拯為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  
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  
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  
革其弊即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為狀頭始賜以



詩益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  
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  
也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  
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姓  
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嚬呻足以移風  
俗慶厯中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值十

分纔及一分羣官分買之為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值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因同列有求於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粉粉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帶珍珠

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

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東滄州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  
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  
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話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  
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  
痕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於天下漢祖  
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  
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  
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  
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  
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  
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  
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為買  
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

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發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其死後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

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薌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

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  
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  
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  
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堅以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  
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  
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  
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



之言不疑也

茗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本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  
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  
毀榛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  
平挹江瀨幽闕遼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  
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幽暢宜詠詩詩韻清絕  
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

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  
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  
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  
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  
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  
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上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  
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

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  
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花月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  
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揄揶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  
為舉子時常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

賤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閹處乎  
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  
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  
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  
戀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  
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  
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  
見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  
少過華山見陳搏大加賞歎以為目如點漆有仙風道  
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搏與一僧對僧倚地  
爐蒲團坐睡微開目盼若水搖首而已若水別搏搏曰  
昨僧栢閣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稟可作神仙欲留  
共學僧云無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爾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  
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店者為之不作公每有書與

傳傳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談驅瘴鬼幽夢得鄉書  
叙實事也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  
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  
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九